

我敬畏生命的过程

毕淑敏 著

——毕淑敏演讲与低语



花山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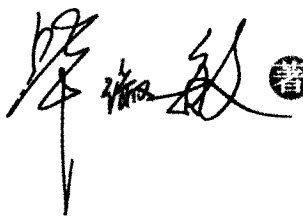
毕淑敏有一种把对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

——王蒙

我敬畏生命的过程

—毕淑敏演讲与低语

 花山文艺出版社

毕淑敏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敬畏生命的过程 / 毕淑敏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80673-897-5

I. 我... II. 毕...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0544 号

我敬畏生命的过程——毕淑敏演讲与低语

作 者: 毕淑敏

责任编辑: 李 爽

责任校对: 成 仁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heinfo.net

电 话: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000 毫米 × 720 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73-897-5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代 序

很多年前，在一个心理测验中，我选择了把一支笔当做自己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许多年过去了，初衷不曾改变。如果我思索，我会用笔。如果我愤怒，我会用笔。如果我快乐，如果我幸福，我都会用笔与他人分享。回答鼓励的最好方式，也是用笔更加勤奋地写作。

2005年9月15日

（摘自获《北京文学》最受欢迎的作家的获奖词）

目 录

CONTENTS

能否预知你今生的苦难	001
——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领悟人生的亮色	013
——在北京华厦女子中学的演讲	
漫谈医学与文学	020
——在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博士课堂的演讲	
生命和死亡是平等的	046
——在大连大学的演讲	
我爱我的性别	069
——在湖南电视台的演讲	
语言的魅力与美丽	079
——在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的演讲	
社会的底色和脊梁	083
——在《女工》小说发布会上的发言	
聚 沙	085
——庆祝《青年文摘》生日的发言	
就等着看你们的戏啦	087
——为“大学生戏剧节”致辞	
重剑无锋	089
——答杜力	

致不美丽的女孩子	092
从伊甸园带走的礼物	094
——答青年问之一	
人生有三件事不可俭省	096
——答青年问之二	
一毫秒的长度	098
——答青年问之三	
祝你在清晨飞翔	099
——答有关职业压力的问题	
爱情可算一种病	101
——答《中国青年》杂志问	
漫谈读书	105
——答《心理月刊》记者李芬芬问	
泥沙俱下地生活	107
——答《中国青年报》记者问	
先有沙漠后有剧	109
——话剧《心灵游戏》上演后答观众问	
我敬畏生命的过程	112
——答《读书》记者问	
勇气和自尊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15
——答《人民日报》记者孟晓云问	
微笑着面对生命	134
——答《北京青年报》记者问	
听从心灵召唤	137
——答《健康报》记者高丽问	

关爱自己、正视自己、探索自己	139
——答《人民日报》记者郭泉真问	
对生命的深深悲悯	143
——答《人民日报》记者朱悦华问	
感受生活的震撼	146
——答记者胡海滨问	
洞见黑暗，是为了感受阳光	148
——答《三联周刊》记者高昱问	
随心所谈	153
——与湖南电视台观众刘嘉、秦泗枫、张战答问	
因为柔软，所以更需要智慧	159
——答《中国妇女杂志》问	
面对读者，文学不应该惟我独尊	163
——答《北京文学》记者问	
三书同名	165
少儿小说《我想当侦探》后记	167
一篮苹果	168
医生的痕迹	169
——《毕淑敏散文》自序	
《毕淑敏作品精选》自序	171
《国际访问者》自序	173
写作的目的	175
《忍受快乐》自序	176
《老舍文学奖获奖图书》自序	177

心轻者上天堂	179
相信浦小提吧	181
——《女工》单行本自序	
《走进心灵世界》自序	183
《每天都冒一点险》自序	185
《毕淑敏语录》自序	187
《倘有来世，你愿意变成女性吗？》自序	189
《薰衣草叶》自序	191
《西藏的故事》自序	194
《翻浆》创作谈	198
《原始股》创作谈	201
感动使我们崇高	204
温暖的陵园	206
《死亡驿站日志》序	208
愿树常青	210
《一片仙女菇》代序	212
不要太快地走向宽恕	215
——为某杂志心理访谈文章所作的点评	

能否预知你今生的苦难

——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2002年3月7日，清华大学女生节，作家毕淑敏带着她刚刚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三本新书，来到清华大学学生中间。清华就业指导中心报告厅，三百个座位座无虚席。一幅横幅，一张招贴画，“毕淑敏新书首发式”看上去简单朴素。著名作家、清华大学教授格非先生热情助阵，主持了这个集发书、演讲于一体的活动。

我想先用半个小时的时间作一个主题演讲，回答一下我出的那个题目，后一个半小时我很想和同学们进行不拘一格的交谈，我非常希望能听到你们的真实想法，我也很希望把我内心的想法与你们分享。

我这个讲演的题目是，你是否要预知今生的苦难，这题目有点吓人。美国国务院邀请一些民间人士到美国访问，如果你对哪方面感兴趣，你可以提出自己的访问计划，也可以指出会见什么人。他们警告我说，如果你想见比尔·盖茨我们就可以给你安排，但你可能会等上好几年。因为全世界想见比尔·盖茨的人太多了。比尔·盖茨是我们的公民，可我们不能强迫他。我跟他们讲，你放心，我肯定不见比尔·盖茨。我只是想见见美国的女孩，想看看美国的病人，想看看美国的老人，看看美国人是怎样死去。美国使馆的官员问我，你想要见美国的哪些作家？我说我就去一个海明威的故居吧。剩下的我一概不见。他挺奇怪，为什么不愿意见作家，我们可以出面安排。我说我就在他们的作品里去读他们好了。我想看一个更真切的美。曾经有那么多人去过美国，也写了很多的文章，从中有许多知

识可以了解。我的这本书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只去了一个月的时间，来去匆匆，浮光掠影，但我心里还是有一些想法，特别想把它写出来。

你是否需要预知今生的苦难，是我在美国访问期间一次谈话的题目。当时是在餐桌上，讨论得特别激烈。大约有一半人说他们非常想知道他们今生将要遭遇什么样的苦难。还有一半人说他们不想知道。我属于不想知道的那一派。为什么？因为首先这在技术上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没有办法来预知今生会有哪些苦难。比如说刘海洋，那天我问几个同学，你们说刘海洋苦不苦，有人说苦，有人说不苦。刘海洋五十六天的时候父母分居。刘海洋今年二十一岁，二十年前中国的产假只有五十六天。我猜想，刘海洋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他父母之间就开始了争论。这种状态下孕育的胎儿，能说是幸福的吗？他出生不久，父母就分居，三岁的时候正式离婚。在他的童年，他连窗户都不能靠近，相与为伴的只是一篮积木和拼图。五六岁开始上学，人家欺侮他，骂他，他都不知道那些骂人的话是什么意思。后来直到他报考清华大学，他填写的是生物专业，他妈给他改成计算机，他改了回去，他妈又给他改回来，当他再想改的时候，他妈说你要再改我就把志愿表撕掉。我也是做母亲的，我认为刘海洋母亲这一招挺凶的，够厉害的，给刘海洋造成的压力也是巨大的。这样的苦难他能否预知？技术上做不到。

但是人生一定是会有苦难的。我等一会儿要谈谈自己的经历。我不是要作忆苦思甜报告，我是说，我一生中真的曾经认真做过自杀的准备。我觉得活着太没有意思了，太痛苦了。我筹划着怎么结束自己的生命。

人生有苦难，我们无法预知。越是你有一个抱负，有一个理想，承担很多很多的责任，要去建立常人所未曾建立的功勋，我觉得，你就要做好准备，遭遇到比常人更多的苦难。而且是很孤独的。但我觉得，如果我们从年轻时开始准备，建设那样一个“防护林带”，就可以决定我们如何对待苦难的态度。对待苦难可能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我们做好准备，因为做好了准备，刚才一个师大的哲学硕士问我在写什么作品，我说我正在写一个长篇，题目叫做《癌症小组》，我会写很多得了癌症的人。有一次我应癌症协会的人邀请，与二三百名癌症患者座谈。我那天听他们谈自己怎么得了癌症，对自己有一个特别感触。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像遇到癌症这样的生死威胁的时候，其实这苦难的核心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就是我们人是

有一个大限在等着我们，无论你多么年轻，无论科技怎样发达，无论怎样气壮山河，无论有多少爱与被爱，那个大限就在那里等着我们。正是因为死亡的存在，才使我们的生命变得那样宝贵，才使我们要决定，用这有限的生命，一步步地走过去，当我们不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会留下什么。

我今年五十岁了。我作为中国女性，还没有奸猾到不谈年龄。我在美国和女权主义者接触，我发现她们个个都谈年龄，一见面先报给我多大年纪。我觉得其实年纪这个事挺重要的，对年轻人挺重要，对上了年纪的人也特别重要。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年龄都不能坦然接受，……当然你在处理的时候，你可以决定在某一个场合说还是不说，但你起码在自己的心理对自己的年纪应该有一个完全的接纳，而且在接纳的里面应该有不同的人生的眼光。

有一天晚上，夜里两点钟，突然电话铃响了，吓得我一激灵，一定有点像死了人一样重要的问题，否则不应该在两点钟给人打电话。吓得我……（同学中有手机铃声骤然响起，演讲者和同学都大笑。）我糊里糊涂把电话拿起来，一听是我儿子。但正在外出差，他告诉我说，妈，我特感谢你。我心里说，就是感谢也不能半夜两点钟就急着打电话。我问，你感谢我什么呀？他说我感谢你有一天和我谈了人生。我想，他在几十里地远的地方，他可能面对着满天星斗，想到了人生这个问题。其实人生，我觉得，还是你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想一想。尽管我们每天都很忙碌，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但是只要你花时间想一想，它可以给你节约出很多时间。只要把你人生的目的想明确了，一些重大的问题，非常重大的问题，五分钟内就可以决定。

我先后在北师大读心理学的硕士和博士课程，结果很多人都找不到我。不晓得怎么传了一个很恶毒的方法，说每天早晨六点半之前毕淑敏是在家的。因为我每天早晨要赶在六点半之前去赶地铁，上学校。有一天早晨六十分，突然电话响了，迷迷糊糊接了电话。电话里说，毕淑敏，跟你商量一件事。我说你得快些，我几分钟就要走。他说挺快的，要拍一部电视剧，要请你来做编剧，报酬很高的。他告诉了我一个数字。我说我明白了，我告诉你我的态度。那个人问你是什么态度？我说，我的态度就是不写。他说，你不要一下把门关得这么死嘛。我们反复研究，你是一个特别合适的人选，价钱还可以再商量。你觉得还不够，这个我们还可以讨论，不要

把话说得这么绝。我说不用讨论了，就这么定了吧。放下电话后，我先生问我什么事，我三言两语告诉了他，他掐指一算说，十好几万呢，你睡醒了吗你？我说，这件事，我不用睡醒，你半夜里把我叫醒我都可以说不干。他说那为什么呀？我说有些事情，原则一定就很好办。我的原则是我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单纯为了钱或者其他的目的，要想驱动我手中的这支笔是不可以的。虽然在别人看来我这支笔很寻常，但对我来说它很重要，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不愿意用我生命的一部分去做这样的交换。所以做这样的决定不用睡醒，半睡半醒就可以决定。

对苦难，应该承认它是生命中的必然阶段，因为读宗教，读哲学，研究了生死，研究了人生，这个问题它根本上就是一个态度问题。目标一确定，那些直接问题都可以去解决，当然会有弹性，和我们很多当时具体的条件都有关系。有个底线，有个原则，就会做起来比较简单。

下面我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小的时候正在北京读书。1969年6月，我从北京坐上闷罐火车，赶过千山万水，到了乌鲁木齐去当兵。到了乌鲁木齐以后，坐了一辆装满了大米的汽车，走了整整六天，到了新疆南疆的喀什。当时我们三十个女生坐在大米上面。我奇怪为什么要人货共装，那样的米还能吃吗？在屁股底下坐六天，然后再用它做米饭，做粥。后来有人说，不装大米，你们腰会被颠断的。如果没有重物压住，路途非常颠簸，椎骨都可能被颠断。

到了喀什，经过非常短的时间的训练，领导说要有五个女兵分往西藏的阿里，就是孔繁森待的地方。在西藏的藏北，有一块辽阔的雪域高原，三十几万平方公里，是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和喀拉昆仑山三山交汇之地，它平均海拔在四千五百米以上。

当知道要有五个女兵分到阿里去，有许多人写血书，但是我没写，理由两个，第一个觉得很疼，我现在都不能想象把自己的手当着人咬破的那种感觉。后来我有一次回来探家，我跟父亲说写血书真的很可怕。我父亲说，其实是有诀窍的，事先你用刀子把那个地方先把它割破了，然后现场狠狠地拿嘴一吸，那血就出来了。不是活活地咬开的。（全场笑，鼓掌）向你们传授了这么一个经验，将来你们谁要失恋，想威胁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第二条是我不想做卫生员，因为一年到头看到的都是病人，愁

眉苦脸。但是很奇怪，写了血书的都没让去，我没写血书，他们却分我去。这样，我们五个女兵成为西藏阿里骑兵支队有史以来的第一批女兵，也是最后一批女兵。

我们从新疆喀什出发，坐了六天汽车，在一个傍晚到达阿里。那是一个高原，完全没有人迹。它不是荒凉。荒凉或许还曾经有过有人的时候，可是阿里不是荒凉。当时我看到阿里，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星球凝固时候的样子。我真的产生了一个错觉，莫非这地方是火星？莫非是在月亮上面？往后退三十多年，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女孩子，真是孤陋寡闻。我以为天下全都是北京这样呢。根本不知道世界如此之大，中国如此之大。我现在回想当时的感觉，我觉得是一种极端的镇静和恐怖。我突然有一种恍惚的感觉，我不能确认自己有没有父母，他们在吗，他们是真的有过吗？面对这样的苍茫，一下子人的那种渺小、无助、不可思议的感觉涌上来，一下子呆在那个地方了。

我觉得后来紧跟着发生的事情也挺可怕的。我们五个女兵，身着马裤，站在这样荒凉的地方。骑兵支队后勤部卫生科的领导就来看我们这几个新兵。他们绕着我们五个人转了一圈又一圈，目光炯炯地与我们对视。后来他们一言不发就走了，把我们五个人扔在荒原之上。

.....

格非：现在请大家提问。

一个男生：对于人生有不同的态度，有的很开心很随意，不作思考；有的对宇宙，对生命的意义进行很深奥的探讨，比如尼采，但是不见得有很好的结果，有的精神分裂了。我想知道，你是否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对自己的生活进行过这样的思考，然后使自己的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毕淑敏：我先把这本书签了字送给这位同学。（同学笑）这个同学的问题是我怎么看人生，是吧？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规定有个人生的意义，不是书本上教给我们的，不是父母给我们的，而是你自己思考得出来的。对我个人来说，我会用我的生命去做我所热爱的事情，而这件事不但对我是快乐的，而且对人类是有所帮助的。我想就是这样。它说起来比较大，比较空洞，但落实起来……比如说有人让我写电视剧，但不是我

喜欢的，就把它拒绝了。所以我认为，因为有了大的目标，一些小的事情，就会变得比较简单了。

一个女生：我想知道你对苦难的态度。我还想知道，你为什么把你的新书的首发式放在清华。

毕淑敏：我觉得苦难不会自动地转化为动力。并非苦难越多，动力越强。苦难究竟会转化为什么东西，取决于我们怎样看待它。比如说如果家境特别贫寒，同龄人当中很容易得到的那些东西，我却不容易得到，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人生的苦难。那么你怎样对它，是因此变得勤奋好学，还是因此就变得甘于现状，祖祖辈辈都这样过，我也这样过下去。你可以有这样的选择。那么对我们来说，在苦难面前，是把它化作动力，还是把它当做一种借口，甚至因此得出人性恶的结论，去报复这个社会——我在遭受苦难，为什么有人却是如此的幸福。怎样看这样的问题，可能需要一个积累，不是一个简单的等式。

这个同学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为什么选择清华。我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我欠着清华的讲演。去年、前年清华都邀请我。去年我在北师大读书，没时间。前年，清华的学生会就邀请过我。实际上我已经答应了，但是迫近三八节的时候，我却来不了了。因为有另外一家邀请了我去演讲。虽然清华的邀请者在前，但我还是答应了另外的那家邀请，我对清华做了一件背信弃义的事情。在我看来，在那个特定的情形之下，我觉得那个地方比清华还重要。那个地方是北京市的女子监狱。监狱中的三百名女囚犯，在3月8日和我有一个谈话。我当时心里思想斗争也挺激烈的。我当时特别想到清华来，我想我会和清华的学生，特别是女生，过得很开心，交流得非常快乐。可是那边是三百个女囚犯……我想，我一辈子见过的坏女人是否能有三百个。我将集中看这么多人，我想我说话，和她们谈小说谈散文，她们能接受我这些看法吗？心里一点儿把握都没有了。面对这份邀请，我觉得自己作为女性，有一份责任。她们愿意同我有一个交流，我如果拒绝确实很为难。我在家里想，如果我去讲演，我叫她们什么，“女士们”？好像不行。“同志们”肯定不行。最后我终于特意打电话问，称呼什么好，他们告诉我，你就称呼“姐妹们”。后来谈得还挺好。监狱里当时三百名女犯穿着淡蓝色衣服坐成一个个方块，四周边上坐的是警卫，从台上看下去，我觉得很像一块块的手绢。我跟她们说，我们来做一个游戏。一下子旁边

劳改局的领导吓坏了，以为我和她们玩丢手绢的游戏呢。他事后对我说，你要知道，把三百个犯人集中到一起，我们担负着多大的责任哪。万一暴狱可怎么办呢。我说，她们不都是女的吗？他说，女的就不暴狱了？我说，这个游戏不必大家都活动起来，你们只需要坐在座位上，闭上你们的眼睛，听我讲。我说，我讲到哪儿，你们就随着我想到哪儿。我说你们先想，你们每个人最宝贵的五样东西是什么？我看见她们都闭着眼睛，我想她们肯定都在想。后来我问，如果你要在五样东西里舍弃一样，你舍弃什么？这样一次一次地舍弃下去，最后只留下一样，是什么？女犯人们鸦雀无声。后来我说，游戏做完了，你们最后留下的那样东西是什么，我不知道，愿意告诉别人你们就回去彼此告诉，不愿意的话你们就在心里永远保守这个秘密。但是我想，即便在这高墙之内，即使你们都触犯了刑律在这里服刑，你们最后留在心中的那一样东西，终归不应该是罪行，而应该是人世间美好的东西。后来，劳改局的副局长讲话说：毕老师让大家闭上眼睛想，我看见好多人都闭上了，可是我不能闭上，我的工作就是看着你们。我睁着眼睛想，毕老师说不知道你们最后想留下的是什么，而我知道你们最后那一样是什么，肯定好多人想的是自由，可是我不能让你们出去。

我想，即便在那样一个地方，人也不是彻底的坏，那还是一个有良知的角落。

第二个理由呢，我特别想跟理工科学校的学生有一个交流。有一次我和日本笔会的朋友谈话，当时正是奥姆真理教事件沸沸扬扬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奥姆真理教里的那些高级的干部，全都是理工科的大学生。然后那个日本人得出结论：爱好文学的人比较不容易犯罪。他说那些奥姆真理教的人全不爱文学，不看文学书。后来我写了篇文章，题目就是《爱好文学的人比较地不容易犯罪》，投给《北京青年报》，被《北京青年报》改了题目，改成了类似与“奥姆真理教的反思”这样一个题目。

一男生：毕作家，你是我比较喜欢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作家之一。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你作品里边的人文关怀，再一个就是文字干净。在今天这样一个连《十月》都刊登着粗制滥造、不知所云的文字的时代尤其难得。我想提两个问题，第一个我想知道，当作家应该怎样锤炼自己的文字功底，希望毕作家就自己的亲身说一下。我想这个问题是大多数文学爱好者比较关心的。第二个就是说，当代文坛什么时候能够出现真正的好作品，换言之，

中国的文学如何能够走出低谷，出一些能够真正传世的给人以震撼的作品。或者再换言之，作家应该怎么办？就这两个问题。

毕淑敏：谢谢那位同学对我的表扬，其实我做得还远远不够。我想，对语言文字要热爱它。语言文字看起来很廉价，因为一个人可以没有房屋，没有土地，没有钱，可是他可以享用这份资源——我们的祖宗留给我们如此灿烂的文化。我觉得语言真的是太神妙了，它已经成为我们人类所能掌握的传达心灵的最有力的武器了。社会不停地发展，科学不停地发展，各行各业都有一些专用的术语，但是一个作家，我们却用公共汉语，来表达那些最微妙、最精彩、最美丽、最动人的情感，我觉得对于语言应该去热爱它，去研究它，去分辨它那些最精细的差别。同样的语言，为什么会在不同人的脑海里激起不同的浪花。我觉得这是非常奇妙的。有一个捏面人的师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他对面的热爱。什么地方的麦子磨的面最好，受多少阳光照射，什么样的土壤里生出的麦子，它磨出的面是不一样的。面里加上什么样的调料，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香料，它的柔韧度，它的表现力，它的色彩，耐久性，也有差别。虽然我对面的感受，除了馒头和饼的区别，没什么更多的感觉了，但是看了这篇文章我深深地被感动。如果同学们喜欢文学，要热爱我们的语言。我们中华民族传下来这么浩瀚的文学财富，其载体是我们的语言。

第二个问题，关于中国文学何时能够创作伟大的作品。我觉得这个问题就送给大家。昨天王蒙先生把他的十万块奖金捐出来设了个“春天文学奖”，用来奖给三十岁以下的作家，我真的是充满了一种感动。同学们都是三十岁以下，我想借用毛主席的一句话说：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一女生：我是电子系的学生，学电子工程。我想说，在这样一个学校里，压力还是很大的。人家学德语学法语的女生结伴去逛街的时候，我还要在这里做好多好多的题，看好多好多的书。我来这里听你的演讲，还总在想有许多作业没有完成。现在有一个说法：男人孤独便优秀，女人优秀便孤独。如果学理工科，学得很多了，是否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人？现在清华有一种说法，清华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现在社会上对女人的期望值非常小，不要你多么优秀，学得很好。高中的时候还能够看各种小说和各种杂志。上了清华以后就没有时间了。我现在尽全力学习，也就是能获得过得去的分数。就我现在这种状态，也就只能看看读者文摘，别

的根本就没有时间看，小说和散文也没有时间看。所以我就想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还有，学理工科的学生追求人文的东西到底对他帮助有多大？

毕淑敏：感谢这位同学，我能够感到她对我的信任，对大家的信任。何况她还有那么多作业没做。我能够理解你的那些压力和恐惧。你后面提了很多问题出来，我觉得那些问号不是问我，而是在问你自己。这世界真的是有偏见，你刚才说到的那些感受，你现在感受着，你一生都将能感受到。我们不能够去决定那些东西，但你怎么样来对待，你可以做选择，然后你为你的选择付出代价，也享受你的选择给予你的自由。我们都希望这个世界更合理，希望自己能够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你刚才谈到一个说法，“男人孤独便优秀，女人优秀便孤独”，我想说，其实男人女人都孤独，人注定是孤独的——别看有人花天酒地朋友多，别看烈火烹油那样的轰轰烈烈。因为每个人都很独特，必须独自面对世界所有的风霜雨雪，所以人注定是要孤独的。这种孤独会变为一种动力，也可以变为一种盾牌，一种借口。孤独是一种存在，一种中性的存在。我在美国，访问了一个临终关怀医院，就在访问期间，就在那一时刻，有一个人就死了。院长跟我说，无论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有多么的热闹，他必定要一个人孤独地面对死亡，没有什么技术可以让人们成群结伙地一起分享死亡。所以，男人女人都是一样的，都要面对孤独作出选择，并且所有的选择都有正面的和负面的东西。你可以对自己说，我也要去做一个文科生。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但是做了就要负起责任来，就要勇敢地走下去。

一男生：今天是清华的女生节，大家都处在其乐融融的气氛中，非常高兴在这个时候聆听你风趣又有深度的演讲。明天就是三八节了，我在这里预祝你节日快乐。我大约是在初中二年级时看过你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孩子，我为什么要打你》。刚才你在演讲中还提到刘海洋，提到你的儿子深夜给你打电话，感谢你跟他谈了人生。我想知道你对进行家庭教育有什么看法。

毕淑敏：这个同学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首先，我对《孩子，我为什么要打你》这篇文章的观点，现在要做一点修正，因为我想那属于家庭暴力。虽然我极少打我的孩子，但是我打过他。我现在很惭愧，尽管已经向他道过歉了。当时这篇文章被转到《读者》上去，许多文摘也把它摘